

王力平 / 著

砚边草色青
yanbian
caoseqing

花山文艺出版社

王力平 / 著

砚边草色青
yanbian
caoseq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砚边草色青 / 王力平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5

ISBN 7 — 80673 — 747 — 2

I. 砚…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 112161 号

书 名: 砚边草色青

著 者: 王力平

策 划: 李津生

责任编辑: 刘斌武

美术编辑: 齐 慧

装帧设计: 高炎君

责任校对: 童 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头等 330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销售热线: 0311 — 88643235

传 真: 0311 — 88643225

印 刷: 石家庄龙星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122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673 — 747 — 2 / I · 350

定 价: 18.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王力平，1958年生。1982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先后任《文论报》文学理论编辑、编辑部主任，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河北省作家协会办公室主任、副主席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刘斌武

装帧设计：高炎君

电脑制作：丁倩茹

1931年，冯振先生在上海大夏大学讲授各体诗选时，曾说过“文学之事，约分二道，曰能曰知”。自屈原以后，许多诗人并未洞悉诗歌创作的规律，而写出来的作品都能符合诗歌的诗征，这是由感性而非理性得来的，“是能者未必知也”。钟嵘《诗品》评述诗人头头是道，而他个人的创作未有流传，可能还是缺少佳构，“是知者未必能也”。知者与能者各有所长，不可强求“知”、“能”兼具，而“知”、“能”兼具又是令人向往的境界。所以后来的诗人往往把对文学创作规律的探讨与文学创作实践并行，力求以“知”驭“能”而又以“能”践“知”，从而深化

序

鲁宁平

了对诗的认识，也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出新。力平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长期在《文论报》任编辑，走上文论研究一途，此后又多年在省文联、省作协机关工作，埋头于公文案牍之中。公务之余，常在灯下默想，将所遇、所感、所思连缀成文，积成一册。初名之曰《静夜思》，言所记皆深夜之随笔，后更名曰《砚边草色青》，言此集所载，皆出自案头砚边，葆其鲜活，而不求奥深，以与另有积累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区别开来。能者求知，未必探其奥，知者求能，未必得其巧，而文论家操笔搞一些创作，至少可以使人相信他并非处身门外，论起文来，确能体会到一些甘苦巧拙的功夫。

文论家的散文忌理性太盛。长期以来，人们在散文是“明志”还是“缘情”，是“载道”还是“抒情”问题上纠缠不已。理性太盛大受讥刺，感情泛滥也令人诟病。尤其是一些游记类散文，发言人常常像一位教师或导游，除了提供新鲜的和不那么新

鲜的知识，竟觉不到作者身在何处。力平的散文有理性，不盛；有知性，不烦；有感性，不滥。弥漫于作品之中的，是附着于具象而又带着情感温度的思辨。这些作品都是排除工作和生活的繁冗，沉静下来，心之所思，兴之所至，事之所启，随笔记下来的。形可随题取，事可随题变，思则无题不有。于散文世界，他走的是另外一途，大约可称之为智性散文。读他的散文要有与他一起作智力游戏的兴趣，或探究，或辩证，或务求其是，或力排其非，作者是读者的朋友，又是读者的对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辨析完了，得到一种智性的满足。

对散文优劣的认识，有题材说，有内容说，有

本质说，有方式方法说等等，围绕着宏大叙事、个人化甚至是私密化叙事、主情还是主意、形散神可不可以散等争个不休。其实，散文对上述各说尽可以统统包容，各说之中，也皆有名篇范文可举。散文的优劣不仅在于说什么，更在于文字本身，在于文字本身创造的阅读魅力。一百个小学生同写“我的母亲”，没有一篇可以称为文学作品，千篇偶得，即可称为“神童”。情非不深，事非不新，只是文字不到位，不能在文字阅读的层面，把人带入一种特定的氛围，更不能让你在这种氛围中得到思情的浸染。你可以为情所动，为事所叹，却不能为文而赏。力平论文既久，研文多多，自己的文字也颇有可赏之处。

智性散文只是散文的一种，期望力平切莫“从一而终”，还能够拿出多种路数的散文来。

目录

序	001
第一辑	
从故乡出发	002
隐者故事	008
寻访黄金台	015
秋风易水畔	019
砚边草色青	023
在海边	025
盘山记游	028
重建大悲阁上梁记	031
虎溪三笑及其他	032
小东平人物志	036
八蛋	036
八凤	038
常福	040
新广	042
根来	044
第二辑	
醉花阴	048
静夜思	052

秋波媚	057
回到童年	059
男人的节日	061
俚语十六字	063
熬战	063
不使闲	064
饕餮的	065
少了是噢?	066
取灯儿	066
遥望山顶洞	068
种粟磁山下	070
天梯拾趣	073
悟读《十牛图》	076
一、寻牛	077
二、见迹	079
三、见牛	081
四、得牛	083
五、牧牛	085
六、骑牛归家	087
七、忘牛存人	089
八、人牛俱忘	091

九、返本还原	093
十、入塵垂手	095
论闲书可读	097
雪夜心情	101
关于孤独	103
关于宽恕	106
关于幽默	109
关于浪漫	111

第三辑	
序贾克《一叶一世界》	116
《燕赵晚报·随笔》发刊词	119
闲话“诗中有画”	120
闲话“散文不散”	126
闲话“语言热”	131
笔谈“诗危机”	138
笔谈“批评的失语”	141
笔谈“主旋律”与“多样化”	143
笔谈“性爱描写”	146
笔谈“媒体批评”	149
后记	151

第一辑

D I Y I J I

从故乡出发

每个人都是从故乡出发的。

我出生在城市，但说起故乡，想到的却常常是一道低矮的土墙，院子临街的门上残留着斑驳的春联或福字，一明两暗的北屋，迎门的方桌、圈椅，风箱和炊烟，轱辘和水井，连着猪圈的茅厕，雨后天晴时麦秸垛蒸腾的气味，村口的老树、水塘，望不见尽头的麦田、玉米地……总之，是一些乡村景观的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

这些乡村景观的记忆，大多来自童年时代走亲戚、住姥姥家的经历。

至今还记得在三舅家房顶上偷枣吃的事。三舅家的房后，是四姥爷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枣树靠近三舅的北屋，一枝树枝甚至伸到了房顶上。我和表哥同谋，用一根铁丝弯成个核桃大的铁

环，缝上个半尺长的布兜，固定在竹竿上。爬上房顶，躺下，借着枣树枝叶的掩映，悄悄举起竹竿，用铁环套住一颗枣子，稍稍转动竹竿，枣子便落在布兜里，如此反复操作，布兜装满了，轻轻放下竹竿，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要说一句的是，当天晚上，四姥爷就来了，兴师问罪自不必说，还端来一筐箩新打的红枣。

光阴荏苒，物是人非。四姥爷早已作古了，三舅也作古了，表哥最小的女儿都已经读中专了，比当年和我同谋偷枣的表哥还要大许多。其实，“物”又何尝“是”呢？枣树刨了，旧房拆了，新盖的房子也旧了。不变的是童年的记忆，历久弥新。

对乡村景观的深刻印象，还因为童年记忆中城市景观的印痕相对淡薄。

我出生并且生活在一座以“庄”名之的城市。童年的时候，我生活的厂区被包围在大片的农田中间，去到商业区，更是要经过一片又一片的农田，至少在当年一个孩子的眼睛里，那一片又一片的农田都是望不到尽头的。只是穿过大片农田的，不再是蜿蜒而去的乡间田埂，而是一条虽不算宽阔却大体平坦的柏油路。在耐心等待之后，还会有公交车停靠在路边。这种乡村景观与城市景观相互嵌入的独特风景，自然难以给人留下一个强烈的都市景观的印象。相反，却表明了就连这座城市也是乡村的儿子，一个走出故乡不远的孩子。

有一首歌唱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远方，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对于今天的都市而言，空间和时间的远方（也许并不遥远），恰恰就是乡村。或者，不必用比喻的方法，考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真实进程，哪一座城市不是乡村的儿子呢？无论它是否以“庄”名之。所以，不管它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是温馨的遐想还是苦涩的记忆，抑或是出于虚荣和自卑的原因而刻意回避，乡村，乃是我们共同的故乡。

二

如果文学真有“永恒的主题”，那么，“思乡”可以当之无愧。

《诗经·扬之水》就有“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的感叹。《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我不知道这首“扬之水”是不是最早的思乡之作，但“思乡”主题“源”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思乡”佳作，灿若星河。《古诗十九首》有“明月何皎皎”，写游子思归：“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如果说，“扬之水”中的思乡之苦，还有从戎戍边这样一个具体的、外部世界的原因，那么，在“明月何皎皎”中，这种具体的、外部世界的原因消失了，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或事阻拦着他，令他不能“早旋归”。这种思乡之苦源于一种人生的悖论：志存高远，往往难免天涯孤旅的困扰；而终老田园，又常常陷入生命虚掷的苦闷。这是一种内心深处无法诉说的“忧愁”，一种莫名的“愁思”。这时，思乡就由感叹世事艰难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即以感性的目光凝视人生的两难，生命的二律背反。

思乡的境界到陶渊明又是一变。陶潜《归去来辞》有云：“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陶潜的思乡之情，已经没有了愁思悲苦，他把“归去”看作是“心为形役”的解脱。这种思乡之情，在历史和现实的层面，是知识分子全身避害的一种精神慰藉；在哲学的层面，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折射，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呼唤和向往。

李白有《行路难》三首，其二写道：“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簪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归去来。”可以看作是继董仲舒

《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之后，又一篇唐人版的“士不遇赋”。李白将“归去来”的思乡之情与“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的愤世之情打通了，因而思乡不再是一己情怀的抒发，而是为天下英才一哭。

杜甫《恨别》诗云：“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云：“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做伴好还乡。”思乡之情与兵燹之恨、平乱之喜浑然一体，这其中既折射出诗圣忧国的情感视角，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家与国、一己与天下、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历史认知。

诗为心之声。每一首思乡的歌，都是一双回望乡关的泪眼，都是天涯游子的一個不眠之夜，感人之处，自不必多说。有一点是应该提出来的。诗人思乡最切的时候，常常也是遭受精神困顿与挫折、需要心灵慰藉的时候。譬如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的时候，他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在痛感“行路难”的日子里，他低吟的恰恰是“归去来”。这是否意味着，在诗人的内心深处，现实世界中的故乡与观念世界中的精神家园之间，有着某种同一性呢？

理由并不复杂。以自然经济和宗族社会为特征的乡村，原是农耕文明赖以存续的现实基础，而所谓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其实是植根于这一基础之上的政治理想、审美意识、道德观和价值观，是农耕文明的观念形态。因而，从古代知识分子文化性格养成的立场看，“乡土的家园”与“精神的家园”原是合一的。这时，故乡就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起点，同时还是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支点，是人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故园。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愁肠百结的思乡曲，也不仅仅是对亲情的依恋，它同时还是对精神家园的守护。

三

想起了鲁迅。

鲁迅有《故乡》一文，收入《呐喊》。虽是小说，却真实反映着作者对于故乡的复杂心情。

在小说《故乡》中并存着两个视角。一个是叙事人“我”的童年视角，另一个是“我”的成年视角。童年视角是以叙事人童年记忆的方式呈现的：“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獾尽力地刺去，那獾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那时的闰土“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总之，在童年视角下，故乡是明朗的、快乐的，令人留恋、令人怀想。

小说中的成年视角表现为现实图景的真实描写：“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闰土的“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当年热情机敏、活泼可爱的闰土不见了，“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成年视角下的故乡，是萧索的、灰暗的，令人窒闷、令人悲哀。

两个视角之所见，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表明，作者在现实世界的“故乡”和观念世界的“精神家园”之间，自觉地拉开了距离。换句话说，在鲁迅笔下，以往那种乡土的家园与精神家园之间天然的和諧同一的关系被彻底地打破了。

在小说中，香炉和烛台，是植根于故乡现实生活之上的精神家园和彼岸世界的象征。“我”所以能够将香炉、烛台和一些粗笨

家具一起丢弃，源于他对新生活的希望，希望青年“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对于“新的生活”，作者还难以更具体地描绘，但他坚信：“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一条路来，这种告别旧时代、走向新生活的毅然决然，是以对现实生活的痛切体验为基础的。因而鲁迅的思乡，一面是对故乡的情感依恋，一面是对故乡现实的冷静审视和理性批判。这种审视和批判，同时可以解读为对于全新的精神家园和彼岸世界的苦苦寻求。

四

每个人都是从故乡出发的。故乡系着亲情，连着血脉，牵着人心中最柔软的一角。无论何时何地，记着那方泥土的气息，就拥有着一块涵养人性的土地。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它是一个人生命的丰富性得以不断展开的底色，是一个人所能达致的人性高度赖以耸立的基石。寻找和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就是寻找和守护一片慧光普照的天空。